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玉梨魂 第二十四章 揮血

淚長如線，燈暗無花。夢霞得此意外之驚耗，急痛攻心，為之暈絕。良久始稍清醒，危坐如癡，神色沮喪。復取書，復閱之。繼取發摩撫之，心更大痛不可止。淚珠歷落，襟袖盡滿。旋日注詩冊，若有所感，變色而起，執卷就燈焚之，須臾已成灰燼。悲憤之情不能自抑，如飛蛾之撲火者然。然而，其心苦矣。即焚稿，復就坐，沉思至再，欲作一復書，而急切不知作何語。驟受劇烈之痛苦，神經盡為之奮亂。知梨娘此時之悲哀激切，當必有較甚於己者，不再有以慰之，不知又將續演出若何慘劇矣。讀者諸君，梨娘之為此，出於一時憤激，繼知夢霞見之，必不能堪，亦自覺其過甚。當夢霞躊躇不決之時，正梨娘追悔莫及之際。在夢霞則以矧自我開，不怪梨娘之無情，而惟恨己之無情，無端以一書傷其心，致彼憤而出此，實無顏以對知己矣。嗚呼，兩人之情，深摯若此，纏綿若此，非至死時，豈尚有解決之希望者？今欲一朝決絕，亦徒自增其煩惱耳。夢霞此時急欲作一謝罪之函，以解梨娘之怒，而心亂如麻，苦不能成隻字。時已鐘鳴一下矣，乃仍以紙函納，以帕裹發，置之枕旁，忍痛就睡。

就睡後，輾轉不能成夢。約二小時，夢霞忽推枕起，時燈燄漸熄，就案剔之，光明復現。尋檢一潔白之素箋，復取一未用之新筆，齧指出血，以筆蘸血而書之紙上。其咬處在左手將指之下，傷處甚深，血流不止。而夢霞若不知痛苦者，隨出隨蘸，隨蘸隨書。頃刻間滿紙淋漓，都作深紅一色，書成而血猶未盡。此時稍覺微痛，函封既竣，乃徐徐以水洗去指上血痕，以巾裹其傷處，復和衣就榻臥。晨光已上窗矣。嗚呼，男兒流血自有價值，今夢霞仍用之於兒女之愛情，毋乃不值歟！雖然，天地一情窟也，英雄皆情種也。血者，制情之要素也，流血者，即愛情之作用也。情之為用大矣，可放可卷，能屈能伸。下之極於男女戀愛之私，上之極於家國存亡之大，作用雖不同，而根於情則一也。故能流血者，必多情人。流血所以濟情之窮，癡男怨女，海枯石爛不變初志者，此情也。偉人志士，投艱蹈險不惜生命者，亦此情也。能為兒女之愛情而流血者，必能為國家之愛情而流血，為兒女之愛情而惜其血者，安望其能為國家之愛情而拼其血乎？情摯如夢霞，固有血性之男子也。彼直視愛情為第二生命，故流血以贖之耳。情自可貴，血豈空流？雖雲不值，亦何害其為天下之多情人哉！

次日，梨娘得書，驚駭幾絕。血誠一片，目炫神迷，斑斑點點，模模糊糊，此猩紅者何物耶？霞郎、霞郎，此又何苦耶！梨娘此時又驚又痛，手且顫，色且變，眼且花，而心中且似有萬錐亂刺，若不能一刻耐者。無已，乃含淚讀其辭：

嗚呼！卿絕我耶！卿竟絕我耶！我復何言，然我又何可不言！我不言，則我之心終於不白，卿之憤亦終於不平。卿誤會我意而欲與我絕，我安得不剖明我之心跡，然後再與卿絕。心跡既明，我知卿之終不忍絕我也。前書過激，我已知之，然我當時實驟感劇烈之激刺，一腔怨憤，舍卿又誰可告訴者？不知卿固同受此激刺，而我書益以傷卿之心也。我過矣，我過矣！我先絕卿，又何怪卿之欲絕我？雖然，我固無情，我並無絕卿之心也。我非木石，豈不知卿為我已心力俱瘁耶？我感卿實達於極點，此外更無他人能奪我之愛情。卿固愛我憐我者也，卿不愛我，誰復愛我？卿不憐我，誰復憐我？卿欲絕我，是不啻死我也。卿竟忍死我耶？卿欲死我，我烏得而不死？然我願殉卿而死，不願絕卿而死。我雖死，終望卿之能憐我也。我言止此，我恨無窮，破指出血，痛書二紙付卿，將死哀鳴，惟祈鑒宥。

巴西十一月十一日四鼓夢霞齧血書。

梨娘閱畢，心大不忍，哭幾失聲。其驚痛之神情，與夢霞之得彼書時，正復相似。無端情海翻波，還說淚珠有價，其實兩人均有誤會，逞一時之憤激，受莫大之痛苦，自作之孽，夫又奚尤！兩人生於情，死於情，層層情網，愈縛愈緊，使其果能決絕也，亦何待於此日。夢霞曰：「欲出奈何天，除非身死日。」斯言是也。不到埋香之日，安有撒手之期？不慎語言，自尋煩惱，徒自苦耳，甚無謂也。得書後之梨娘，早易其怨憤之心，復為憐惜之心矣。彼以堂堂七尺，為一女子故，出此過情之舉，甘作謝過之詞，並忘剝膚之痛，餘罪大矣。今無他法，惟有權作溫語以慰之耳。

錦箋往返，忙煞鵬郎。夢霞再得梨娘書，心乃大慰。意謂幸有此一點血誠，得回梨娘之心，此彼再不能多言挑釁矣。梨娘函尾，尚有一絕句，其起聯曰：「血書常在我咽喉，一紙焚吞一紙留」，其下二句，則記者不能復憶，但記其押劉字韻而已。夢霞亦續賦二律以答之曰：

春風識面到今朝，強半光陰病裡消。
一縷青絲拼永絕，兩行紅淚最無聊。
銀壺漏盡心同滴，玉枕夢殘身欲飄。
風雨層樓空悵望，錦屏秋盡玉人遙。
時有風濤起愛河，遲遲好事鬼來磨。
百年長恨悲無極，六尺遺孤累若何。
豔祿輸人緣命薄，浮名誤我患才多。
萍根浪跡今休問，眼底殘年疾電過。

次日，梨娘復以簡約夢霞往，夢霞從之。此次為兩人第二次會晤。前次相見時，梨娘曾有今日之事，可一不可再之言，今何以忽有此約？梨娘非得已也，欲一見以剖明其衷曲，解釋其疑團也。以雙方誤會之故，一則亂斬情絲，一則狂拼熱血，演出離奇慘痛之怪劇。情思之纏綿曲折，本非管城子所能達其萬一。青鳥無知，慣傳訛信。黃昏待到，便是佳期。兩人相見後，自有一番情話，然亦不過如上文所云，大家以溫存體貼之言，互相和解，今亦不必贅述。惟當時夢霞曾賦六絕句，錄之以為此章之煞尾。

深深小巷冒寒行，一步回頭一步驚。
計此時光夜將半，半牆殘月趁人明。
迴廊曲曲傍高垣，舊地重經路轉昏。
行到階前還細認，逡巡未敢便敲門。
拈毫日日費吟神，苦說燈前一段因。
後會不如何處是，卿須憐取眼前人。
情愛偏從恨裡真，生生世世願相親。
桃源好把春光閉，莫遣飛花出舊津。
保此微軀尚為劉，我生不免淚長流。
當初何不相逢早，一局殘棋怎樣收。
誓須攜手入黃泉，到死相從願已堅。